# 手指的温度

□张培胜

春节里的太阳，因节日分外温暖，分外柔和。吃过中饭，家里的其他人都出去玩了，留下我和母亲坐在太阳下聊天。

小院落，还是小时候的院落，斑驳的墙壁，陈旧的家具，暗黑的屋子，无数个花开花落，院落坚定地站在那里，见我成长，见我离开院落，现在，它盼我回来，坐在院落里晒太阳。

我让母亲坐下来，母亲闲不住，把菜篮放在身边，边晒太阳边择菜。坐在旁边的我，有机会与母亲聊天，也守着时光，看时光沉落。

我凝望母亲，母亲忙着择菜，见我的话语不多，喃喃地说：“今天怎么不说话了？”我沉默半天，拉过母亲的双手，“这几天玩得高兴，累了，我就想和你在一起晒太阳，看着你我就开心了。”母亲抬起头：“老了，有什么看的？”“不老，不老，你永远不会老。”母亲手指的温度，悄悄传递进我的心，安静，温暖。母亲看似粗糙的心，还保存着细腻的温暖，温暖如春。

心突地一紧，仿佛被草尖滑过，丝丝作痛，仿佛绝境就在眼前。可眼前不是呀，阳光正明媚，照在母亲身上，映在我的心上。想起小时候，家穷，吃的穿的都显寒酸，上学时总是被人欺负，受了冷落，母亲就会拉我的手安慰我，有时看我情绪还没得到安抚，就抱抱我，亲亲我。母亲的温度传给我，安静，温暖。那时，母亲是我的精神支柱，原来单薄的母亲也可以抵挡一切心酸；原来清贫的母亲还可以伸出一双温暖手，给孩子一个拥抱。恍惚中，我在跌跌撞撞里走来，从前的那个可怜的孩子长大了，而我的母亲却老了，守着小小院落，始终不肯离去。曾经，曾经的她，渴望自己的儿子能有出息，渴望山的那边有繁花似锦的生活，可是，儿子走出了大山，她却在山里徘徊，原来的渴望就成了今天失望——还是多回家好。

我拉着母亲的手，我静静感受母亲的温暖。阳光懂了，止了腾移的脚步，静静地照在母亲头上、母亲的脸上，白发在阳光下闪耀，皱纹在阳光下浅浅舒展……我知道，这是时光给母亲的礼物，是岁月留给母亲的见证，也是留给我的，怕那个走远的孩子不再回来，怕那个离家的孩子还在受欺负。——记得回家的路呀，连院落都老得寂寞，连时光都为你停留，母亲等我归来。

好一会，母亲笑了，长这么大了，你的手还是原来的手，温度都一样，你还说你多坚强，可是，你的手还是像小时候的手，柔弱，单薄。我摇头，妈，我是原来的手，是长大了的手，是你一直给我温度的手。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，泪水静静地淌，静静地流……

我知道，在母亲眼里，我永远是一个不长大的孩子，永远是一个被欺负的孩子，母亲希望用温度温暖我，而今，她想要的只不过是一个手指的温度。

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91号

《鹦鹉鸟学舌》黑白木刻 王华祥

# 十年

□李晓佳

初春的清晨，依然寒气逼人。刚一出门，一股强劲的冷流迎面袭来，但是我的心里很暖。因为今天，我将参加大学同学聚会，找回分别十年的同学，重拾曾经的那份纯真。

“晓佳，你终于来了。”多年不见的同学早已聚集在校门前，颔首微笑并挥动着双手，“你还记得我们吗？”同学们追问，我点点头，一一喊出名字。我仔细端详着，当年朴实的同学变得靓丽、丰腴，但唯一不变的是深深的情谊。

我们一起乘上敞开式的校车，进入静谧的校园，穿过熟悉的操场，驶过久违的教学楼，大楼正前方新建了一个菱形的小水池，里面有许多红色的小金鱼，在清澈见底的水里追逐嬉戏，四周的青竹翠柏增添了几分初春的色彩。校园虽有些小变化，仍是记忆中的清幽。思绪不禁飘回十年前，室友搭着我的肩膀问：“晓佳，你还记得吗，我们以前每天傍晚都在这操场跑步？”我说当然记得，我还记得每次学习上遇到困难，你总是全力帮助我。周围的同学也有聊不完的话题，班长紧紧握住挚友的手说：“大学时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一起自习，一起打球，一起追女孩。”挚友点点头。班长的话语又将我们拉回现实，“前几年我在高校当教师，后来考了公务员，目前正在自主创业。但是无论我走到哪里，从没忘记你们，只要你们有困难，一定打电话给我!”

校车开得更快了，风呼呼地吹着，钻进我们的衣服里，但是没有人在意，大家都忙着诉说同学情。刘教授坐在我们身后，突然对我们喊：“喂，笑一个啦。”愕然回过头，一瞬的光，大家已经定格在时间静止的画面里，多想流动的时间被按停，永远留在相聚的这一刻，但是车轮飞速向前转动。这时，室友拿出手机，还想照一张，突然又停住了，一颗晶莹的泪珠顺着她的脸颊滚落，“不好意思，我太激动了。”室友的声音变得很小。

“走过熟悉的街头，十年之后，我们还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。”班长随着耳机里的音乐哼唱这首歌，但是他听不见自己走调的歌声，其实已充满呜咽。

# 火车上的外卖

□梦莲

合租的室友回四川老家了，或许是因为少了一点温度，居室里显得有些冰凉。也许我可以把这一种空荡归结于孤独。她是早晨六点离开房间的，因为要去南京南站乘八点的高铁，然后静静地坐上十多个小时，赏遍大半个中国的风景后收拾下车。最后颠簸一个晚上，回到依然美丽在深山的家乡。

我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幸运，虽然不在家乡，但离家也不算太远。即使看不了窗外滑动的祖国大好风光，但一小时的归途已经让我心安。不知此刻，她身处何方，又在做些什么。

我依然如平常，七点起床，八点走路到公司，烧完两壶开水后静静地等待着九点上班时间的到来。中午休息的时间有时短得让人睁不开眼睛，有时又让人觉得太长了是不是可以做些什么事情。昏昏沉沉的午休后，总想嚼些辛辣开胃的零食醒醒脑。当然我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健康的常态，所以我在努力地克制着。

我交完一叠材料，晃晃悠悠地走回座位时发现自己的桌上放着一袋扎得紧紧的、散发着异香的外卖。订单条斜搭在褶皱的透明上，也许是送外卖的小哥走得太快，纸条的一端还在轻轻地颤动着喘息。

外卖再诱人，那也不是我订的。正当我准备问同事是不是弄错时，手机短信提示铃声响了，暖色的手机屏幕闪出了这样一条信息：“嗨，我在隧道里，信号不是太好，给你订了一份外卖，希望你喜欢。祝你每天都开心哦！”读完短信，我的心情就像撒上香辛料时煎着的肉排，一下子就沸腾起来。喜欢，怎能不喜欢！

鲜爽的味道在舌尖舞动，分明是一团火焰在心中燃烧。当列车飞驰在山川原野中，有一份外卖正奔向我的怀中。他们相隔千里，却同样揣着一份温暖动人的问候，诉说着柔软的牵挂。

# “幼稚女”的幸福生活

□申宝珠

在我家先生眼里，无论我做什么都幼稚。大到买东西，小到做家务，没一样他瞅得上的。索性，我也就不嘴硬，他说我干不好，那就让他多干点。

先生别的饭做得都马马虎虎，唯有这包子堪称一绝。包子馅荤素搭配，莲花白、木耳、瘦肉、粉条、葱、姜搅拌均匀，当一锅包子出笼，氤氲的水汽里弥漫着好闻的麦香，那时候我真想为他鼻翼上的那抹面粉点赞。常言说“吃人家的嘴软”，我忍受着舌尖被烫的危险，咬一口热气腾腾的包子，嘴上抹蜜：徐老师这包子可以出售，要不要我给您当收银员？其实，包子的品相尚需商榷。人家的包子封口都挺薄的，而您包的总有一个厚厚的嘴唇，突兀在包子面上。

刚结婚，我俩爱吵架。有一回，把姐姐姐夫牵连进来，姐夫在客厅劝他，姐姐在卧室劝我，那情形想来就难堪。这几年，我成熟了(自我鉴定)，把矛盾扼杀在萌芽状态。他性急，遇事冲动。我就退让一步，等他气消了，就絮絮叨叨，那时纵然我鸡毛蒜皮无理强辩，他也不生气。他一句“幼稚，跟个孩子一样长不大”，我立刻缴枪投降，再也没有战斗的勇气。

舌头和牙齿都会打架，更遑论活生生两个人。我内心善良细腻，比谁都爱我家的先生，又比谁都善于圆场，不等事态“尖锐化”就一脸无辜将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我怎能不幸福呢！

## 微观

### 简单生活

面朝大海

软风拂面的清晨，躲在屋后湖边的一处僻静处，独自捧着本马塞尔·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随意阅读。头顶上有微云掠过，和煦的阳光在手指的缝隙间穿行，有叫不出名的小鸟吟唱，湖水轻漾，天虽有些冷，但也可见清澈的湖水中鱼儿嬉戏。简单的生活就是如此。

世人一直在寻觅，寻觅一份简单的快乐，寻找一种让自己身心舒畅的生活方式。成功，财富只是外在的光环，幸福来源于发现独特的自我，保持心灵的纯净，简单的生活方式，更益于放下精神的包袱，还你一种更自由，更有情趣的生活态度。就像此时湖边大树上一只顽皮的松鼠，向我抛来一个小小的果粒，我们相视一笑。快乐的生活就是如此。

### 要求

武云峰

办公室的小王已经28岁了，还没有女朋友。据说这次春节回家，相了不下十个，没有一个成的。按理说小伙子长得不错，不应该这样，我们便问他，是不是对对象要求太高了。

小王叹口气，说：“哪有？就一个标准，不嫌我穷就行。”

话音刚落，刘姐惊呼道：“你这要求也太高了吧！”

### 等待彩蛋

马陈城

彩蛋一词，原本是西洋货，意为“惊喜”。自打它传入梨园后，就摇身一变成了艺术形式，即为出现在影视中不经意处的小片段，并且能给予观众意外的欢乐。

过年时，我提议去看周生与徐老怪联袂导演的《西游伏妖篇》。早早得知片尾有个三十秒的彩蛋，于是苦苦等到片终人散。场内起先还坐着不少等彩蛋的观众，随着漫长的片尾曲，原本怀疑有彩蛋的观众也陆续散去，忽地银幕一闪，是彩蛋出来了！两位导演在彩蛋中化身清洁人员自嘲本片不是大片所以没有彩蛋。正当我惊愕之时，影片戛然而止，“难道真的不是彩蛋？”不，这就是彩蛋，等待中产生的彩蛋，简而言之是没有彩蛋的彩蛋，仿佛罗勒叶八角之类的佐料，不仅使电影的效果上升一个层次，还把整个系列的情怀都席卷而来。

彩蛋的哲学不仅在电影之中，生活之中也常见，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，但大多情况下人们缺乏一颗等待彩蛋的心，于是不知有多少彩蛋擦肩而过。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大概说的也是这个意思——“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”

**青石街来稿邮箱**
xinfukan2@126.com